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九目錄 外編

工部三

治河下

往行

白昂　周夢暘　劉體
楊旦　楊一清　李惟聰
唐錦　何棟　潘希曾
陶諧　睦桴　朱裳
王以旂　連廣　沈應龍
詹瀚　徐栻　吳之珍
龔輝　潘季馴　王天爵
馮敏功　朱衡　徐自得
李貴和　張朝瑞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三

治河下

前言

徐顒卿曰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五百餘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之虞地方父母俱言往歲未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沙壅塞成阜今則屹然如山矣自淮而上水勢漸緩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由于此大禹之治水掘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疏通以就其深乃從上流築隄以防其高舛也宋熙寧有獻濬川耙法者其製與耒相似以圓木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處舟過則泥去深處綆不及則不必耙此古人已試之法

也今仿而用之何有于淮口之沙耶此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全河之勢上遡潼關下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由孫家渡經壽州一由渦河經亳州俱出懷遠縣會淮入海一由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由梁靖口經碭山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尚存一二支流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塞全河東下瀰漫洶湧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萬無是理茲建議于徐邳築遙隄以約攔水勢使不至漫漲于近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雙港諸口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開通濟天妃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隄于東岸之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爲尾閭以殺其流使不梗運道不憂陵寢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急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隄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深爲後世永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者耳

袁袠曰余于治河而知天下之事難成易敗也昔堯命鯀治水九載績

用弗成更以命禹古之人與事建功若斯之愼也而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于多口賴朝廷之明讒妒弗行卒以卽功信哉事之難成也余嘗過徐沛間詢故中丞盛公應期治河事有法工纔四月耳而完者已十八九使當時稍假以歲月烏患無成哉公剛果廉幹嚴于馭吏請謁弗通怨謗弗恤庶幾有大臣之風余故傳之冀國史採焉

張居正曰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百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一朝開豁不致復悞後人誠一快也

又曰聞縉紳之言河既從故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流而行于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間五六十里之淺澀有妨于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山陽高寶之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河流自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于運道亦無所妨

矣

又與□□□書曰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工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隄未易成則不肖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隄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之隄皆屬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異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清口天妃閘以南復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傅後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傅議而非吳言然天下之事惟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

王文肅公曰天下皆可策惟河事難策蓋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有爾我倏忽變幻皆足以成訛故也

又與潘印川書曰大抵今日事勢如病羸之人當先照顧元氣而後及其他可也據議者所憂謂河身日高他日不能保其無恙又呂梁漫爲安流恐數千年天險終不受人束縛此說似翁久聞之以爲何如

又與常心吾閱河書曰老黃河故道之說久沃耳中茲言重復發揮一番生等面受其語將謂全淮百萬生靈旦暮烏有而中丞之縷隄遙隄一毫無用者生面牆曹蔀聞此不覺泚然汗下竊以爲國家第一大事何難駁議使危敗之形果至此則倒倉治病雖盧扁亦用之以此間私于左右初虛心一參訪而今乃披圖省敎然後知百聞不如一見百動不如一靜又恍然自失矣事所以洶洶專爲運道運道旣妨乃是割心腹以捍四肢元末宋季之亂可爲寒心公所謂捐不貲之費以幾萬一之功費猶可言也費之外不可言矣歸途倘便採得野老歌流民圖以獻使廟堂知物力艱苦永不爲流議所惑乃荒度中獻替也望之望之

又與俞新宇郎中書曰僕愚憧于河事尤貿貿而談河者人操之一喙大抵客主異便士民異指紙上與當局異形傳聞與目見異狀此其所

以苦也卽如兄前議主徐城塡土之說問徐民則大駭以爲如此當拆民房塡土合境騷然矣數中第一策引河北注之說人人言之然運道所關乃九鼎一絲之任何人敢担惟入海下流愚竟以爲必可行而土人又多方梗之可嘆也徐州南別道有無利害不可知而方今最苦錢糧有如遂興大工未保南勢肯從之否而先糜百萬之財厚集飢疲之衆此豈亦可以嘗試輕言者哉徐州內外水不知竟何如若諦察事形外水原未嘗入則將來綴至復潰決不大費手今且以來議存而佩之卜之天與人耳

申文定公答許鴻川水道書曰水利一事與河道事體稍殊河道或塞決口當呼吸立斷或鑿新渠當月日就功若議論稍殊不誤事則費財耳今日水利猶在講求惟濬海口以洩內河開支渠以通積潦築圩岸捍縣水而不可以尺寸預估歲月告成撫按不能身親安敢遙度必無牽制之患僕固已爲兩公言之矣

又曰節年治河具有成法謹守預防可無大患惟是意見雜出議論繁

與不爲管中之天則爲道旁之舍耳第妄以兩言蔽之曰務虛談不如
修實事創新議不如保成功如是而已至于非常之患自非人力可及
難以逆睹也
又曰昔人有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乃今議論繁興欲
以河決責成于人力豈不謬哉
又曰黃河關運道最重歲當防守工役安能止息惟是規程具在恪遵
無失免于潰決之虞則所省錢糧固已不訾矣若欲求一勞永逸之計
萬萬不能徒紛更勞費已耳
又答楊後山總河書曰海道難疏湖水難洩惟石堰土隄保固堅密使
黃淮各以全力衝刷壅淤則海道不疏而自利黃河不它從淮河不南
灌則湖水不洩而自平善爲政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此僕
所効之門下者也
又曰日來河南而徐邳以下皆無恙獨右洪內華二閘爲黃水倒灌稍
有淤壅而范家口隄向來低薄不免衝决耳若論徐淮大勢尚未有橫

溢奔潰之虞而議者遂欲急開草灣減崔鎮壩今復欲開老黃河故道議論紛起意見雜出殊不知其解也假令如嘉靖年河決三沽隄隆慶年河決小河口萬歷初年決崔鎮則當如何自古善治水者莫如神禹亦曰行所無事前代論治河者亦大都因勢而利導之未有能建一奇策鑿一新渠令黃河安瀾穩流長久而不變者也況今日河道即係漕渠既欲去其害又欲資其利無極壞之大患有可因之成功則惟因勢而謹備之似爲得策夫河流所向未有不衝齧者其驟至未有不旁溢者今有縷隄以殺其怒有遙隄以束其流沙隨水行自無大患所患特淮安耳如王公隄范家隄等處自宜加意設防增卑培薄無惜捷石之瞀即衝齧有所禦此謂謹備之者也今欲開黃河幾百里財力大費固不必言即渠成流分新者未必通而舊者且有淤淺之患將若之何此未可以爲必然之策也

又曰天下事未有全而利無害者黃河湍悍從古難治今既欲束以濟河又欲其安流而無患恐非人力之所能濟也茲惟視其患之所出而

經理之使無決溢淺阻則可矣如欲令水發之時必不倒灌入閘淮安閘壩隄岸必無衝損寧可得哉

又曰防河如防虜今虜雖款貢時時要挾闖邊而以河流之湍悍匯百川紆迴數千里而注徐邳欲令上不倒灌而填壅下不横溢而衝射其將能乎夫治水者因勢而利導之耳河流所向不能障之而使迴河流所棄不能強之而使就故今之治河者亦因勢而謹備之耳

又曰黄淮之衝一切堤堰宜修築高厚以備不虞惟老黄河疏濬之說僕尚有疑往時吳總漕嘗開草灣不久而塞河之所棄勢不復還一也河性本曲折而行即濬渠稍直未必樂就二也河勢分殺衝刷不專清河至板閘一帶不無流緩沙停之患三也今歲雨潦水湧故有衝決若堤岸堅完隨處補塞自無大害藉若令歲歲有決歲歲改圖費旣不訾人亦勞止四也以愚而慮竊謂宜因已成之績修未然之防視河所向而順導之察其所決醫而謹備之乃爲完策如謂一勞永逸則自古治河所難備未敢輕議者也

馮琦曰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廣也言者一人而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主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蹷河之役是也然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何者治河于外易治河于內難耳夫水政端悍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棲泥擴負薪沉玉可得而爲也即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時自覆者上可得而考也蓋水于天地其血脈也瀦而不流激而資溢則血脈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血脈于此大司空所職金繒刀錢山陵陂地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實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者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例不可還激之則撓攉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擘畫無阿狗

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宷而濟時艱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
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則天下無事矣
于慎行曰河之于四瀆至暴抗也而亦不能無下既決而旁趨必得淮
而怒始殺卽塡而反溢必得海而滯始宣此其性也逆其性而使吾之
從則與之爭矣且神禹所不能況後世乎夫河性如虎以虎之暴而媚
養己者順也懼其殺之之怒不敢以生物與之懼其決之之怒不敢以
全物與之順之而已矣虎必順其性而馴之然後不能爲暴河必順其
性而柔之然後不能爲災所謂得其道也
又曰熙寧六年河決夏津神宗語執政曰河決不過點一河之地或東
或西利害無所校宜聽其所趨安石力主范子淵之畫疏導河東流而
閉其氣北流故有濬河之役元豐四年河決澶州神宗又語輔臣曰河
之爲患久矣後世以爲有治水故常有礙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
之復有何患會都監丞李立之欲復禹故迹自魏達瀛故有立隄之役
然皆糜費財用迄無成功蓋神宗所見卽漢人不與水爭之意河性湍

悍惟順而導之因以制其旁決可殺其怒而以隄防壅塞之法力與之角非善算也宋人議論滋多昧于大勢而安石以執拗主之人主超然遠覽高出時賢之見而其臣不能從誠可惜也

蕭彥曰漢唐宋不皆資漕于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在民生也頃蒙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聖諭又終之曰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皇言眞明見萬里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極矣上流既壅下流日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人烟一空泗州要地也淹沒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鎭也官舍之前不通徒步而淮之北隄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趨而淮不已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臣未有以淮泗爲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脈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淺護隄以救燃眉之急猶且不暇遑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邇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泥

或謂專意淸河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臣愚斷斷以爲今日之務未有急于此者矣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潮汐爲祟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于此可委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于河道屬司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遡潼關逐一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圖永世之安計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以固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糧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財詘何則臣又有以折之自水患以來淮揚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于河費之于今而償于後奚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直于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

管志道曰瀕年淮徐水患皇上采言官之議特勅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梗塞着照先年海運事宜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精專而海運似

難輕議昔禹之治河上惟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瓴而下故無泛濫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能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而之北壞金隄危張秋則運道誠可虞矣若仍南移于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即運道雖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爲魚鱉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還就海運可虞尤甚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粟又無虞于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乘百戰之威奸宄懾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于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其身家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固神出鬼沒與賊表裏者也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乎故海運苟通目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于數年之外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缺決溢梗阻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曷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餓莩存留若干以與三吳水利蠲免若干以

蘇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闊然弭亂保民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五暫行轉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于江淮河海之間也自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舉發者反責失主監司亦慮朝廷之督責而樂有司之彌縫也萬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爲之寒心哉臣惟國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糧爲命即使漕運愆期而北方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語至于此則西北屯田水利之說恐未可以爲迂而莫之講也

張岳曰我朝建都幽薊資運道以通國脈嘉靖間洪水泛漲議開夏鎮而棄沽頭卒之數年以來強爲支塞而淸流日侵良田日淤淤沙日壅河身日高一二十年之內必有大壞極弊不可支撐者臣今日言之似若迂緩不切不知壅腫鼓脹之疾非一夕一朝善醫者察脈色而知受病之源疾甚則藥石無所施矣臣以爲夏鎮固當開而沽頭不可棄今欲議復沽頭勢固反掌復之日久則諸湖浩蕩淸流將引濁流衝激兩

洪漸出而水由地中行萬世永賴之利也不然日積月累如燕雀處堂必潰決而不可測將爲中原莫大之痼疾矣

葉向高曰國家轉輸東南歷淮徐而北取道黃河往者河水泛濫兩涯間幾不辨牛馬彭城之民廩廩然魚鱉之是憂即漕舟牽挽出沒滔瑞極力而後勝稍不戒則太倉之儲委之河伯矣頃歲河自黃堌口決而南徙浸入陵園蕭碭靈宿之間奔爲水鄉而徐邳黃流不絕如綫褰裳可涉將漕吏卒束手無如何天子上憂陵下憂漕宵肝焦勞咨求長策亦孔亟矣余惟治河之難國朝爲甚以前代第欲避河之害而國朝兼欲收河之利利害相倚牽斷全畫蓋自北都而後無歲不防河鐵錙畚鍤以從事于水濱者至竭天下之力即負薪沉璧方茲蔑矣維時猶僅河漕耳今黃堌之決神靈震驚滔滔洪流幾于懷襄其爲難易倍蓰往時然在昔河患史不絕書其治之之術先後各異總其大概不越兩端曰疏曰塞元光主塞鴻嘉主疏功雖并臻各競一說即如頃歲議論樊然罔知所決要以治水如財貴在利導次則整齊最下乃與之爭爭則

必濆固其宜也

李三才曰此黃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遠憂也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不足濟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卽使沙磔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民旣無食雖羲皇再世堯舜復生亦豈能保蕭牆之內也耶治之而必復故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于民而民不堪也取之于官而官無應也失業之衆嘆食愁衣不逞之徒窺端伺釁一旦羣聚河上是借之地也是爲之所也一夫倡亂勞民競起投鍤攘臂謀于版築之間登高遠呼奮于飢寒之後義不能止法不能禁雖使管晏之智賁育之勇恐亦無方救也此有識者之所憂而時俗之所忽焉者也與大役動大衆自古奸人資之也所謂挑動黃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也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

惠州府知府趙濂天啓六年爲水部郎管理呂梁洪議曰糧運係國家命脈而黃河係糧運咽喉去歲運事之遲黃河之溜居一焉則今歲速

運之計治溜之工宜最急者惟是黃河性悍洶湍怒濤澎湃而來滲築難施昔呂梁之險百計料理而危險如故獨泇河一開運艘避洪入直大稱利便則舍改濬之計似別無治溜之法矧往年各運入直盡六月為期而近來運事日遲各船輻輳之時正伏秋盛漲之時去秋劉口大溜直口大溜今秋復有磨莊等幾處大溜不減徐呂二洪調募幫拽備盡艱辛漕院坐駐躬催部院屢疏嚴飭其磨莊劉口一帶除磨莊最險之地調集縴夫挑浚外復同本處熟諳河工者周環審視併查往牒思為治溜之計查萬曆四十六年前任徐道高副使議自劉口以東董家溝量議疏濬以行重運業蒙總河部院詳允募夫築做後以狼溝築塞河歸故道彼時運艘入直俱在伏秋之前而洶溜猶平以故中止今歲糧運入直未必如期而細閱河形舊跡可因自閻窰對過下家口經張普莊歷馬口舊河至王能莊沙河墩即達洛馬湖口會黃河築隄挑河做泇一律共該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蓋以續泇河未竟之功為一勞永逸之計也但工力浩繁錢糧費巨當此淮帑匱乏之秋糧運期

迫之際豈能一蹴告成求爲費省工速之策計從馬頰口至洛馬湖口共五十里中有河形可因者二十里壅塞宜濬者三十里於中擇其流沙之處如張登莊等處量議挑河卽以挑河之土築隄免議隄工是寓築于濬也又探其壘厚之所如張滔莊等處則議築隄卽令河內取土壘築不議挑費是寓濬于築也河形之曲者改直遠者改近淺者改深縴道隨地形務使高低一律又自馬頰口西長八十丈濬通直河應挑深廣其上下兩頭河身應築壩長二十丈以免□沙侵壩西築隄是八十丈以防直河漲漫亦以挑河之土而築隄壩總共計土九萬八千七百六十方零二分五釐每方工銀一錢二分共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兩工錢三分內調傜夫四千名認做土六萬五千方該除銀七千八百兩尙該土三萬三千七百六十方二分五釐每方工錢一錢二分該銀四千零五十一兩二錢三分該募夫二千零八十名管做俱限六十五日完工此後恐桃花水發不便用力或以本河之挑濬未深天時之旱澇難必第水勢平則溜平水勢盛則溜盛如新運初到水平無溜仍

由磨入直如至伏秋山水一發內河充盈糧艘盡由新河而行庶磨莊溜口七十里之險得以遠避既可以省挽溜傳篙之費復可以杜諸艘阻風漂蕩壅擠之害即黃河北徙亦從劉口出不得復侵爲淤塞之患矣未盡工力俟今歲運畢秋深水涸物力預備大加挑濬河之淺者加深隄之薄者加厚或改自陳家口而出不特運艘有九十里之安瀾實以開千百年之永利也至宿遷而下河勢利寬即有湍急運艘挽拽猶易似不必議者再照工銀至四千零五十一兩二錢三分淮庫恐難猝辦具領航延該卑職搜查邳州庫貯去歲節省歲修泇河銀五百四十三兩五錢六分七釐二毫四絲宿遷縣庫貯節省歲修泇河銀一百五十二兩五錢五分三釐八毫船曠銀二百八十兩邳州浮糧銀五百兩又請于天啓五年黃泇歲修銀內酌量那用邳州五百兩宿遷二百兩共銀二千一百七十六兩一錢二分一釐四絲尚該銀一千八百七十五兩一錢零八釐九毫六絲應于淮庫找領庶可速發募夫二千零八十名一縣恐難驟集責令宿遷縣募夫一千三百名邳州募夫七百八

十名州縣並募數少庶得易召徭夫四千名徭夫除宿挑二縣者詳築
歸隄外止有靈睢邳泇安清徭夫除船占役實共一千四百四十八名
堪以調用又于萬曆四十六年裒撥邳州徭夫四百名分發豐沛蕭碭
防守狼矢樊店今歸長山夫准暫調用工完日另聽調外尚少夫二千
一百五十二名宜撥徐屬夏鎮洪徭夫如數調發倘徭夫發不足數仍
令照數請另募夫補之以免躭延時日可也河之險莫過徐呂二洪運
道之安無如汶泗來流自泇河之開已成二百四十里之安瀾而二洪
之險已避惟是直口閘外若宿遷磨莊黃河難溜難治每歲爲運道梗
且近來糧運日遲一日凡在事者莫不蒿目焦思方苦無策以求速濟
況洛馬湖正接泇河下源若一通漕不惟避磨莊之溜且可避黃河七
十里之險成泇河未完一段之功永賴之計似無過此

往行

黃河入運先是亦有之未若國朝之爲利害者自洪武元年河决曹州
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

汶由坎河注海運道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羊山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故元會通河悉淤是時軍需俱由濟寧以北陸運至德州下河而

永樂元年中尚書郁新請用淮安輕舟從沙河泊陳州穎岐口轉入黃河陸輓入衛河輸北京從之至九年始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及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既定爲罷海運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羊山由舊曹州雙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于濟寧迤北至戴村等處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

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塲口入于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匯于分水口故永樂九年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個官鋪乘馬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之處討兩隻船從那裏看將下來到舊曹州雙河口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去一路往谷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隄岸低薄時就再整治得高厚若不低薄時罷將文書去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是朝廷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以漕運也十年宋公始議會通河攢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布政司幷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期逼迫措料不及不免科斂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造船者惟

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千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得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比較之從利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攢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三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常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餞餘幾度會通河

上道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寵始請于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錄之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以貢士授山西按察僉事文皇即位累擢工部尚書九年二月命禮開濬會通河會通者即元之故河也初元都燕漕運江南糧有二海道由蘇州太倉至直沽入京歲約三百餘萬石若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閘以節蓄洩名曰會通河當是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之所往來者悉由德州入河永樂初改立運法司海運者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至衛輝入河舟運至京而海險陸費耗財溺舟不可勝紀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玉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

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從之遂命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乃築壩于汶上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汶東流令盡于南旺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衛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自是河成而平江伯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通矣禮等還京上嘉勞賜寶鈔二百錠衣纁二襲其分董役者賞爵有差十四年營建北京命禮取材川蜀又六年卒于官弘治間大學士李東陽經會通河有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恭襄之句人始知禮之功若此于是主事王寵上疏以祠祀請上允之遂建祠于南旺以金純周長配論曰禹疏川列九州茲地爲豫豫者和萃之名也明興茲地當兩京之中貢賦轉輸所繫甚重然治亦有緩急之別耳國初之議凡遇秋水泛溢沖决田廬水濱州縣官主之至于漕渠淤淺飛輓不達有大患則請于朝暫遣一二大臣來視工竣即還如

宋公禮是也正德間議者專設大臣一人爲總理河南山東監司郡縣各增一人分治歲徵夫若干萬人銀若干萬兩有患則額外之誅攀已無患則歲辦不減也夫河渠本爲國家之利而今之病民者莫甚焉噫安得如初議罷專政節浮冗稍蘇疲氓斯善矣

張信字彥實故定國公之從兄也洪武三十二年鄉試第一永樂初授給事中九年陞工部右侍郎洪熙初改兵部左侍郎輔以同族奏乞改武階調錦衣指揮同知宣德改元遷都指揮使在工部日會河決壞民田廬上遣信來視信乃繪圖馳奏曰臣訪得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二十餘里有舊河岸與今河岸平浚而通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詔從之發河南民夫十萬相度濬治工竣信還京時昭皇監國遣人勞視居頃之浙江守臣奏江塘潮決昭皇復使信往治不數月修築如故

楊士奇曰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北河楊河潞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内海外朝覲貢獻之上于北京者皆以此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

失性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十五年之間屢决屢築已復决智殫力疲公私患之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築之三年春復决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使紆屈勢不得達故决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楊公士奇視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庶幾可以免决遂以圖進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所計之數諏日與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道河下趣焉安行夾河築防既重且厚伐木以捍之植樹以固之革險爲夷事聞賜名通濟河

正統十三年河决滎陽從開封城北經漕濮衝張秋潰沙灣東隄以達于海本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給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利水勢沙灣决口始塞凡十有八月而成當是時復于開封金龍口筒瓦箱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漕以濟運

商輅曰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濟南萊蕪縣泗出兖州泗水縣二水

分流南北而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兗北而止浮于泗者自兗南
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
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溝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
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于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
南流由濟河注濟寧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汶水
下流築戴村堰障之西南抵濟寧北抵臨清而汶泗二水悉歸漕渠于
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通河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
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成祖文皇帝遷都于北命大臣相視歸規築堰
疏渠漕運修通第堰皆土築每遇淋潦衝決河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
隨決歲以為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克謙奉命治河歷
觀舊跡嘆曰濬泉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
永逸何乃因循弗為經久計乎于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
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樁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既修堽城堰
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遽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都御史牟公觀其蹟

極加嘆賞騰章奏保用畢前功至則堽城舊址河闊沙深艱于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索絡比舊址益三之一乃謂于此置堰事半于古功必倍之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兖州府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倫許鏜公領其役儲料聚料百需咸備明年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煑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有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秋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水泛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雁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雁翅二各長三十五尺中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而石際連以鐵錠石上護以鐵拴甃口上横巨石或三或四各長十餘尺河川無渠民病之沙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閘引涉水入洸淤竝水不能入茲堰東至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消溺溺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

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至南浸洸河免于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洸河口逼堂自顙至麓皆堅鑿石兩閘鑿通肇工于九年九月訖工于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之勞擾者似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于此

林鶚字一鶚太平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嘗知鎮江府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其議公以其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墓甚多言于大臣請按京口閘露故跡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天順間山東沙灣河決徐有貞以僉都御史治之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怪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蝕珠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

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于人也功成

而景帝召對褒勉之

徐有貞曰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已經地利已緯而人事于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通不可逆焉以湮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盖河自壅豫出險固而夷之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數然欲驟而理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于博陸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于東西影塘又有十五里而至于白領之灣又三里而至于李阜之涯由李阜而上又二十里而至

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伾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道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時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區出餘波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參綜古法第而爲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接以水門其下繚以隄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二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隄而長培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堰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田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度水之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

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
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
費使民力天子從之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康敏初授南京
禮科給事中弘治己酉公爲南京兵部左侍郎時河决金龍口漕運阻
召公往治改戶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
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
長隄捍之遂導河自中年洪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
修汴隄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頹又浚宿州古睢河入運道以
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吳
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以及古
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于是河竟不爲害而
漕運獲濟

李景繁字邦泰儀封人成化五年進士歷官參議嘗爲都水郎中管漕

河時漕河塞自儀眞入淮北三百里舟膠不行有詔命都御史監郎治景繁獨任之募夫八萬人初濬邵伯湖楊子橋三汊河廣皆六尺次濬廣陵驛東廣倍于三汊次濬朴樹灣廣三倍于初次濬儀眞瓜州二壩廣倍于朴樹者三深于舊者各五景繁行瓜州隄上見東南多沮洳區問土人此何所也曰江潮之匯也景繁導之自古刹港劉家灣入漕渠曰今漕渠非得巨流淸之舟終不可行如值江潮時開壩閘恣江北走已卽塞之天復大雨灣事成矣土人曰可已而江下非壩障之則河水悉倒流入江漕渠益淺都御史而下咸謂李策非善景繁曰江水故平潮至則悍激耳潮退水亦易制也遂下令有司具土豎石潮至大決壩閘江水奔迸水聲洶洶如雷景繁乃塞壩閘數月會大雨漕渠水溢岸舟乃大行河經徐州邳州將齧居人震恐景繁又作石隄河不能爲害還山西參議以疾致仕歸公嘗論曰余聞國初導諸泉合汶洸泗沂之水以益漕漕不告涸不百餘年而源泉湮匿者過半故漕惟資于河河水濁而易淤是以屢導屢塞耳

徐溥曰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年復決于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繇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厥後霖潦大溢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而下卒多淤涸舟楫不通今上以爲憂旣勑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勑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輓力數倍稍失手輒溺覆不可救僉謂宜急先務及于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遊之次第皆濟及各水落乃爲塞決計規倣古法酌以時宜築東西二臺植木爲表多施大索用船雜實土石鑿而沈之壓以巨埽囊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塞其外則甃石樹柳累築而固之又于其南爲石壩以備宣節其上流爲黃陵岡黃陵未塞則安平之功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崗勢悍急再塞再決羣喙洶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安平又勑建神祠以祈冥祐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也凡用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

萬三千竹木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觔計者六十萬四千有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命于朝上若曰河決旣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歲賜祿二十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師歲增祿二百石爾大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董其役者山東左參政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使仍治河防按察司僉事廖中爲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旣文武官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旣又勅臣溥爲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

劉健曰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沂入于淮一自荊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損南北運道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尙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荊隆口一支尤甚遂決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注于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絕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總督之柄付之內官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俾啣命以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祇奉詔命遂自張

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其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壅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在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度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既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張鼎都指揮僉事劉勝分統荆隆口按察僉事李善指揮僉事王果分統黃陵岡與鈗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羣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最難塞是役特築隄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隄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恆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

劉健曰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湖社通而天長以東諸水盡匯于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觜至張家溝凡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遇之多致覆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勅整理河道乃于湖東開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于西北風浪日就頹壞而康濟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惠適總督漕運嘗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去乃以通判韓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物故都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公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工力措置悉揚州府知府王君坦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頹樁廢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匠入水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萬餘頃困于積水乃于河底作涵洞以泄之歲久而湮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決田沒于水而稅如故凡業田之流亡殆盡諸君患之仍委韓君等督工修理僅三閱月而完田既可乂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者增之缺者補

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大水無所患而舟經行者咸目為坦途焉

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滎澤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刑部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是時又以滎澤縣陽橋開渠導河自中牟尉氏舊河由陳穎至壽州達于淮

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夏復決由張秋東隄入于海是時訛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辨朝議皆弗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賈魯河出徐州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入運河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穎州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又于張秋上流之黃陵岡築隄二百餘里以斷其流二年告成于是河始東達歸德徐淮以入海張秋永無河患而河南歲計河工矣工成賜鎮名曰安平云

周夢暘曰張秋決者三弘治癸丑爲甚諸臣塞決者三劉公大夏爲偉何也宋公禮之濬沙灣徐公有貞之開銅瓦箱猶欲引河以爲助也運道未必濟而害且隨之矣自黃陵岡一築則閘河淤淺時有然皆可以人力爲者然則守黃陵岡之舊隄時河湖之蓄洩其張秋今日之急務乎抑又聞之人言曰黃陵岡之始築也張秋火光中噴出人頭可千餘未幾隄潰傷人以千計說者以爲火光之應訛言沸騰人心洶洶而劉公堅持一意不爲動然隄卒成爲張秋永賴大臣任事不搖類如此

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本部侍郎崔嚴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嚴憂去侍郎李鏜代四月弗績蘇益起道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隄自魏家灣起至雙堌集亘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隄三十里續之

楊旦曰我皇明建都上游挽漕東南以給京師舉由江淮經徐兖導汶建閘浮衛以達謂之運河所慮爲運河之害者惟黃河而已迺于開封下及曹單八百里間循河北岸築隄捲埽以禦之是以永樂間元會通

河之淤景泰弘治間張秋之累决先後命文武大臣于淤則濬之決則塞之而已不復引河且用財累億計而不敢以爲費役夫至累歲而不敢以爲勞也正德己巳河東决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戊子治水者迺疏開封趙皮寨口導河南由亳淮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流水勢己丑庚寅間飛雲橋之流决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矣舟行閘面一時順利而潰决隄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識者憂之嘉靖甲午冬十月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梁靖之流漸微梁靖岔河口東出穀亭之流遂絶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閘面有沒入泥底者運道阻絶朝野憂虞于時有引黄河濬漕河二議莫能决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劉公天和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之宜計二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于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四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凡三百七十餘里而始至穀亭已悉爲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導矣

是損費財力而且以其勞貽後人也況孫渡新河之覆轍當鑒耶迺議惟濬淤修閘以復先朝成憲爲便而時已寒凍入春運舟且至期限逼甚迺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人計工以日計定番休以節夫勞兼僱役以省民力復議濬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隄以防衝決復沽頭管閘官胥役皆公手自籌算南旬日而議定謀協纖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上深嘉納賜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畿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迺申令戒期分工畫植廬舍以便居處給醫藥以療疾病用是大小臣工罔敢弗協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塡路下施新製兜杓杏葉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筲柳斗下取攘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鍬钁溜沙之工則用兜杓沙礓杓之工則製鋸齒鐵乂寸尺鑿之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澤泉稍淺者分番役夫車戽併力急濬而後將深泉者倒水施工濬已既深工已垂成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顧夫役以重濬之凡閘座之頹廢者悉增葺而

修復之蓋合水土金石之工而爲工甚巨爲力甚難若河之廣狹視上流之南旺慮過廣則水易散也培閘面之低者以齊高下俾水不易洩也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俾舟行無滯也復施植柳陸法以護隄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隄以防衝決置順水壩以東漫流且禁鞭撻問疾苦躬撫慰勞飲食宣諭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爲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羣力畢効徹水者夜以繼日重濬者至再至三咸忘其勞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天子嘉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御史仍理河道部屬方面而下勞最者遷官晉秩賞賚有差方役之初興也內外遠近咸以爲難就京師百貨騰貴餽餉不至有議復海運者惟仰賴我天子明聖專任責成以故公等咸感激思奮攄忠報國身親督理野處河濱隨事經畫博采羣策竭其心思智力以期于必成蓋惟計工以定役故爲力甚簡視徭之成數以調役吏胥無所容其奸故民不擾顧值惟計工不計日故爲費甚省畫地分工完卽散遣故人自爲力廬舍飲食器具醫藥勞勉周至故民不知勞

尤仰賴我天子神聖川靈効順雨暘時若疾疫不作民命獲全咸前所
未有也是役也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隄縷水隄一萬二
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役夫一
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千餘緡木以根計一萬七千四百餘稍草以
束計一十九萬五千餘鐵以斤計六萬五千九百餘麻灰磚石之類稱
是役始于已未春正月中旬迄于夏四月初旬財力不多費而功倍于
昔人時日不久曠而效收于三月亦前所未有也直隸山東河南若漕
運都御史馬公卿巡撫都御史唐公冑管公楫簡公霄若巡按監察御
史郭公圻陳君表蔡君鏧曾君翀徐君九皐咸協心共濟焉公且躬詣
相度期于有成分量其役者爲工部郎中郭敦鄭鋼李仁徐楗主事張
鏜仰元吉山東布政司參議王暘按察司副使呂陶查應兆僉事謝蘭
河南按察司副使胡宗明咸躬親督理協心極力必期底績若郡縣衛
所庶官同知孫廷相而下凡六百二十員云
楊一淸曰儀眞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

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喉襟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河易洩且泗宋嘉定間守臣建白置三閘爲蓄水計尋廢再舉再廢國朝洪武辛亥始即其地築而壩之舟之上下必連車壩乃達不盡剝載則不敢以舉力稍有不齊舟輒壞由是儀眞之地舸艦雲接販鬻喧闐罔利之徒萍聚而蟻附居貨食力惟壩是便閘不復講矣成化甲午巡河郎中郭君昇建議置閘四爲東關爲響水爲中閘爲羅其四閘以通于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煽爲洩水之說任耳者和之閘遂不用弘治戊申朝廷用言者下工部檄郎中施恕相所宜復東關羅其二閘廢響水中閘而新之舟復通利焉然江濱無閘潮無所豬上閘一啓水注不可遏于是復起洩水之議漕運總戎郭鋐嘗欲增置濱江攔潮閘或謂江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御史張敷華巡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于衆揚州府同知葉元進曰元嘗承檄董濬河濬及江濱深七尺上黃壤無沙閘必可置公曰然遂以聞即得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君受命惟謹會籍程物卜以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

地勢造閘之規高一丈八尺中廣二尺八寸袤三丈翼而東西亘加袤之二爰琢爰甃丈矛相入磨礱劇砍厓創砥平壘石數重以固其涯松椿楮比以固其□不責辦于有司故工鉅而官不知費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統四閱月耳馮君謂閘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及潮之長落啓閉傳檄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比秋霖潦泆旬潮水大漲得以時洩不橫決爲隄堰害亦惟是閘賴爲所省漕士之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船所省又當若何以歲計之吁其不可量也

李憲副惟聰初拜鄧州知州弘治壬子河決黃陵岡治河劉忠宣取公供事河久未塞公忽悟捲埽法蓋于岸上作臺後密置兩木于下皆壞繫索臺上作埽堅築之長七十丈高二丈乃拴木下埽于水爲其激流則并下二埽又以草束土密其隙河則東注不溢作隄延袤六百里功以四十日成均分合工毋敢暇佚

唐錦字士綱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江西提學憲副初爲東明令

縣治以河決頹圮拔棘負萊隨宜區畫晳飾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隸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議謂賈魯河淤爲平陸已三百餘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害無他虞四巡撫籍其議以聞役遂寢

何棟字伯直□□□巢縣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嘗爲順天府通判戊子上命修通惠河進陞工部都水司郎中公疏鑿故道蓄瀦上流建閘築隄務圖久遠甫五月而告成自是糧運直抵大通橋歲省輸費十二萬緡上心嘉悅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尋陞通政使司右通政仍督河務辛卯京師恭建四郊臨濟陶甓官軍疲于轉運公疏請過漕船不論公私量爲附載上下便之

潘少司馬希曾爲工部侍郎值河溢淤漕任事者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洶洶歲運不繼上憂之廷議必得公代乃可賜璽書兼憲職往涖事公還甫三月也即受命誓殫慮畢力濟大事夙夜

思惟考故詢謀以沛漕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沛縣飛雲橋乃下流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并歸飛雲橋一支東下徐呂二洪上過開河流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于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卽遍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齧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製閘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而飛雲橋之水時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

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者也停旣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糜費也上復納之劉司空麟遺公書言近日議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洩黃河怒漕渠或不免復淤奈何公復書云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荆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而後荆龍黃陵張秋可塞此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特長隄以禦爲河患亦旣有年今單豐沛爲隄獨不可以捍禦乎蓋事理可據與人力可爲者如是而已若欲別求遠圖則新河之役可爲殷鑒公遂毅然行之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而成功沛通漕流歲運如故每河漲隄下水退沙迴民多耕作焉

其後河徙成化間故道出徐州小浮橋合運河而飛雲道塞無復沙淤之患矣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丈以通水稍截徙河遏之東兩岸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俱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道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是役也有風公終新河之緒者有謂當條新河之害以聞者公一弗從蓋公之患不欲狥人之非以債國之是而其後不欲揭人之短以彰己之功故功卒成而人不病

陶少司馬諧嘗爲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沿河植柳固隄旁植葭葦採取捲埽以當草束樁木檾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罰紙米俱准收折纖毫不取于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人渡河每中流苦舟人窘索登岸不識姓名無所訴公令舟刻鳥獸形有被害者即指形詣有司告今天下津渡多刻鳥獸自公始

周府鎮國將軍睦㰘存日中丞章公將改黃河偕公行視其可否公徐

曰河鑿而南且入泗得無爲皇陵虞乎章公愕而止未幾河决將灌大梁章公督塞終日水益急公載錙錢牛酒往勞之因說以及水所未嚙隕地木楗土石築焉河立塞

嘉靖十三年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公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口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去河遠無可慮者而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爲迫近屢有渰沒今宜于祖陵築土隄以遏泛溢壽春王陵砌石岸以防衝決此係事體重大不敢輕舉至清河浦口正黃淮合流之所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至淤塞阻壞糧運今宜濬使深廣而又築隄以防水漲築壩以護行舟皆不可緩往時淮水獨入海而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又有潮河馬邏巷以分入海今黃河匯入于海水勢已非其舊而潮河馬邏巷及海口諸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宜將溝港次第開濬海口套沙多置龍爪船往來爬蕩廣入海之路此所殺其下流者也河出魚臺雖利漕然未有數十年不變

者一旦他徙則徐沛南北必致乾涸宜大濬山東諸泉以匯于汶河築

南旺湖隄閘壩以通蓄洩則徐沛之渠不患乾涸雖他岔河之口塞亦

非所慮矣從之

王大司馬以旂以副都御史總漕嘉靖辛丑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淮

安淸寗兩都台以聞台諫諸臣合詞言宜如先朝故事簡大臣一員督

治于是公受命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至則先求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

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若干座又相地形引水暫築土壩若干

座河流時匯漕河皆如期達京師汶上寗陽之間故有四水櫃置湖中

曰安山曰南旺曰馬塲曰昭陽勢豪侵沒多獻德邸藉其牽制放水灌

田成沃壤官因循而不問民隱忍而諱言爲弊頗久公乃廉實謂四水

櫃復庶蓄洩有地河溢則懸河以入湖河涸則懸湖以入河足備緩急

遂任怨力復之至今賴焉

連廣字伯金號明山永年縣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辛亥

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是歲淋雨運隄衝潰阻後幫四千七

百餘艘公自濟趨極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張秋濟寧地高而本易涸患在春月故啓泉門以濟之河南自徐州小浮橋引黃河以濟運而淸淮一帶橫流浩蕩犯之尤難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運早過淮則南河免泛濫之憂北河當順利之勢識者皆以爲確論因請造運船補軍夫先時徵兌早督過淮挑濬新莊等閘以爲來春運地壬子上命以原職總督漕運兼撫鳳陽等處是歲五月運卽過淮矣六月雨決新安房村復阻後幫二千餘艘公往來二地之間至十月而運事亦竣因請疏治房村淤塞及濬黃河下流使循故道

沈應龍字翔卿烏程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侍郎嘉靖壬子巡撫山東時運河淤塞議開新河公言新河首尾二百四十里高下既懸雖嘗置閘無水可蓄今若次第修築因其勢而利導之隨所轄多少而程其功費力省而功倍卒如其議以行而運道復故

詹少司寇瀚嘗以副都御史撫視河道則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闘汲汲惟枝河是開長隄是防其見于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

可考也偶盜起曹單勢甚倡獗公擊河夫與之格鬬比當事者至則先
已撲滅矣其事不避難類如此
徐司空栻在部日黃河東決漕道爲梗上南顧太息宰臣以下咸蒿目
焦心思所以別爲計而南大司空濟南劉公者熟登萊事公亦諳習海
道心然其言遂并疏上計上報可俾劉尙書往視而公則以少司空兼
僉都御史專䈥理膠河會山東當事者言開膠河非便所役夫且乏餉
而羣譁言不便者交和之遂從中報罷嗚呼膠萊豈必不可成之役哉
今其疏具在後有尋故跡者當知公今日苦心耳公旣罷膠河役卽以
少司馬僉都移撫浙瀕之以西瀕海舊有塘當海鹽捍之歲久圮嚙甚
前是盲風怪濤驟作衝決數萬里浮尸如蟻損禾稼什九民死徙無算
公至則慨然亟圖之或危公曰塘日夕與海爭道易圮難固且動則肘
掣公不傷于河乎奈何復言海公不聽經始益力相地宜謹顧慮庀石
鳩工其縱橫高厚一以意裁而授之無不立就者不浹歲而功成巨隄
虹亘任瀾鱷披濱海諸大郡幾數千里皆化沮洳爲膏沃桑麻蔽野流

徙復歸公此舉爲瀏西百世之利豈虛語哉

萬曆二十年淮河漲溢時遣科臣勘議開腰鋪抵周家莊四十里使黃讓淮而安祖陵開韓家莊及砦家營以洩閘河之水而運道實由河身日高易于淤梗耳後支華存禮題稱黃流溢悍逼阻淸口壅塞運道欲開復老黃河上流深濬草灣下流部科咸謂黃河闊深若挑故道須與相等計長六十里煩糜可慮且大河口去淸口僅五里許強黃仍逼弱淮恐終不能洩之東注而漁家溝一帶土地可耕損棄拂民又有監生吳之珍建議開浦口至徐州延亘七百餘里費約五六百萬部亦謂泗鳳陵寢所在王氣詎可少洩並行報罷

龔少司空輝嘉靖二十九年敕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南注淮市廛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公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于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決所築隄實工于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亦漸緩幾若千月而隄成闊若千丈淮人賴之立碑于鎮河下以紀功德

潘公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九鎮各轄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虜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于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末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由公獨任其難也己巳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晉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溯流而西問故道于老篙師喟然嘆曰嗟瓠子之役沉璧役馬不過曰復神禹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日月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二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谿其一百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靡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于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

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黄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淸挑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匯爲巨浸矣于是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黄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黄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淸口會黄東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後築遥隄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如築土隄縷隄月隄格隄長隄横隄守四隄寄子隄凡二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洩塞決口鑿者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首尾十餘年軺車所經更數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黑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緣河之民至是始復見室廬丘壠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于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于淮則治淮即以治漕河合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在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多不能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沒後而議者猶譊譊也公

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王函命兵者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束埽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溝下陰雨颿聞雞聲居民曰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首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相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乞骸之日猶奉命與疾行部且請夏鎮襄河又手疏八事以歸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靈誰能保二十年後鍼芒甕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予不知之矣泇河議興江陵實陰主之屬人謂公斯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嗾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驗乃始大服

王公天爵字子修長洲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嘗爲衛輝知府時河決病漕總河大臣議欲開沁水入衛河達天津公考郡乘測

地勢以爲開泖必嚙懷慶水端激衝當其衝必其魚吾民乃抗言以爲不可且曰如以軍國計不惜一郡則必移城郭遷人民以避水衝如人心搖動何罷議士民歡呼立石于衛河之右以志功德

馮公敏功字元卿號小山平湖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山東右參政嘗爲參政河南議者欲從泇口穿葛墟嶧赤良城諸山二百餘里絕大湖築十數長隄以漕撫公與議公力持不可乃寢或又言由海通膠河徑易漕乃移公山東將屬任之公言膠地故高卬多岡阜費疏鑿施功不易竟卽竟而海潮挾淖沙入必復淤此徒耗縣官金錢而令瘠土疲民騷動非策也時柄臣方主其義危言讓公公不得已始庀役費金十餘萬迄無成功廷議多是公役乃罷

朱公衡嘉靖末年會河決徐沛漕渠不通朝廷憂之詔選廷臣可以治水者僉議以公名上陞公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河道時尚書李公承勛胡公世寧建議入于昭陽湖東別開漕渠而僉事以公良才議同及少卿黃公綰詹事霍公韜亦各

陳便宜並下公看詳公親詣其地相度咨訪議旣協乃上疏言黃河之患古今所同而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遷徙不常爲患特甚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爲委以殺其流未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卽分三大支其二大支則由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且入漕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幷入汴北一支于是全河東下至于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自曹單武城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出于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隄而障之也改者改別地而不與爭耳夫上流不可殺則決口不可塞長隄不可築而防不可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以聞詔可以春和與役而公以命官分治舊

河使通漕船堅築隄岸以障衝復濬趙皮寨侯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乃簡屬吏之能者以任新河之役量地授工程功授食役不告勞財不告匱垂成而謗興有詔罷役而公得罪以歸矣時戶部尚書鄒公文盛刑部尚書胡公世寧咸力爭之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欲仕大臣言官論薦竟不用以死

徐尚寶自得嘉靖乙丑爲工科給事中先是河決曹縣防河使疏請開趙皮寨孫家渡以殺水勢時遣侍郎吳公鵬都御史魯公鈞董其役公上書極陳關繫祖陵周藩至急乃不果開至是當事者仍議徐沛運道淤平宜亟開汴河以疏黃水漫流公援證往事反覆辨其不可大略謂汴河肇開自隋下通宿泗而達廣陵數百年來湮淤殆盡即欲開鑿糜費不貲使開之水即行勢必南走泗州寢園可虞使開之水不至匪徒無益謨奪時日運道之治已後時是其言開汴之議竟寢

隆慶四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時漕政大弛漕艘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漂損至八

百艘溺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二百餘石河道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遂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澱淤既淤則必衝疏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下流捍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運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胡檟往視之

張朝瑞字子禎號鳳梧□□人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安丘令歷官南京鴻臚寺卿嘗為濟南兵使者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者公相川原謂鑿空而勞數十萬人之力損大司農金錢非便慨然建議有二當謀入可已二可患之說與總河大臣意忤杜門求去因調金衢而總河麋度支水衡錢無算功卒不就朝論翕然多公黃河西徙漕綱為梗公以分淮導黃為非策抗疏極論之大旨在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黃堌口不塞則徐呂水不流江南四百萬漕艘無入京之路疏入主計者猶夷

莫決公引疾乞骸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目錄 外編

工部四

水利

前言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工部四

水利

前言

夏原吉曰浙江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下江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湖沙漸漲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

水流迅急宜浚吴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黄浦乃通吴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傍有范家洪至南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黄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民爲便也

吴巖曰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相望吴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于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于修築修築堅完旱潦有備否則反是自今以後每歲于農隙之時治農府州縣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務令高闊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潦而車戽出入如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吴巖曰欲興水利必資藉乎財力欲聚財力必取給乎民間其功程大者動以萬計小者亦不下千數欲遇大小工程一槪不時科斂則未免

府派之州縣州縣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細民家至戶到騷動鄉村雖曰爲民興利然未見其利而先見其擾鮮不怨矣愚以爲水利爲田而興則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至田萬頃則科錢百萬文以浙西諸郡民田計不啻千萬頃所出之錢可以類推而知也若然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爲經久之計又必于每歲秋收之時折收田銀徵解各府官庫收貯仍將徵解過數目造册水利官處備照遇有興修聽候動支不許別官那移借貸倘工程浩大支用不敷聽其于官庫無礙錢糧內動支湊用如再不敷會計明白備由奏請區處如此則費有所出而事易集民不告勞而功易成矣

李鳳來疏曰水利之說關于民者甚大水利通則溉洩有備雖大澇終免赤地漂沒之苦否則灌𣸣無所禾苗無救而飢饉薦臻矣以故我國家軫念民瘼于臬司既設水利官一員以分理之其良法美意至精至備矣夫受是職者宜夙夜勤勞循行阡陌以盡厥職以惠斯民以仰體

我皇上愛民之意可也近來以此官爲冷淡無利或假息公衙虛糜廩祿或營利別委以規賄賂其溝洫之通塞略不介意一遇水旱束手無策坐視民斃而已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伏望皇上擴天地之大德重天下之根本乞勑工部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嚴加禁治凡屬水利官員務要及時講求多方濬築務俾溝遂相通旱潦有備不得另行差委以分其力若有營求別委規圖賄賂者追贓罷黜毋得輕縱如此庶官盡其職而民受其惠矣

弘治間巡撫徐恪曰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遍及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爲患其利溥矣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強兵卓有成效此宋儒朱熹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乖隔禱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于此伏念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于既往不若預圖于方來親詣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今之宜量起得利并附

近軍民次第興舉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啓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從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之家地上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爲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枷號示衆以後堙塞就令得利軍民併工開濬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泥于井田溝洫之制將見遠近聞風爭求水利而旱荒不足憂矣

徐貞明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乎雖然概而行之則效遠而難臻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盍先之于畿輔畿輔都諸郡皆可行也盍先之于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于近山瀕海之地近山平海之地皆可行也盍先之數井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請悉其利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乃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爲寄命于天以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飢耳此可

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峯賦財取給于東南忠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殷憂尙有出于河流外者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今運早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早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恆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省其利三也昔禹播河入海而溝洫之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泌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荒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

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泛溢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弭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旣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楡柳褁粟旣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夫業農者縻其田里惟遊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于爲亂今西北之境土曠而民游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釁弭亂深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齒日繁地苦不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徭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北之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困于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

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惟近邊田𤰝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而不𤰝墾之爲患彼既𤰝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之計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𤰝墾之則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恥于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于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給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于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解襪方登逃亡旋報閭閻重困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𤰝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世有勇于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弛其禁而已矣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飢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弛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今西北之地擇人所棄者官爲𤰝墾𨷖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

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
葢旣授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
儉民農于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傑者
不失爲富家翁卽庸拙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
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做井田之遺意授民之
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傑之兼幷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
于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做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
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
族黨井自爲界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
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
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
美其利十有四也然先行于京東者何居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鎭固股
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
潮淤而壤沃水利尤易易也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

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望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有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而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遵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然西北之人歲苦水害奈何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疇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横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而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之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于尺寸之間何若彼固利之也謂水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披蓑而耕抱濕而穫蓋恆與雨相植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雨師而聆聆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于南

天時使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爲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于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地勢使然也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北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鐃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奈何目爲萑葦之場而棄之不田乎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廣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魏秦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大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無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

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自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繆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于天下矣夫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繇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于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于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也夫水利之法高則開溝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其致力當先于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眞定尤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于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臻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間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然世之疑而不

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于得人二憚于費財三畏于勞民四忌于任怨五狃于變習不可不察也夫畏事者既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甚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略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則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民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惟于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于春而收數萬石之穫于秋費于帑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爲之曾謂善于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穫繼是有興卽以所穫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于勞民雖蘇文忠公嘗有是論其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若鑿渠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審如文忠公之言民信勞矣予謂不必于牧養斯民之外而專設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工省之處暫出官帑經

略其端以示倡率之機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概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于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矣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驗速旣不一概以水利役民怨不叢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潴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競勸于其閒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蒭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于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則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恥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尹河南出見田疇之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

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隣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繇是隣里相助比戶有積畜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狃于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日倡率而遂日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迺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而埶籌焉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矣夫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于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方安知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

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綏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于其間眞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有科蓋務本重農以墾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有能于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于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于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獲罪而有力者捐資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遠配者亦得近屬于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夫瀕海之地國初皆設墩台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于新橋海口赤洋海口

等處遺址尚存日漸圮廢遐想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
懸使瀕海墩戍連接于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
意也惟其初設墩戍稀少冀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
也今若瀕海闢田屯駐于其間久之田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爲樂土
漸有通道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于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又相成也
則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孰有過于西北水利者哉
鄭德溥曰或建議西北多空地棄土誠度地宜導水灌溉其區計可墾
田無慮鉅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
不暫費者不永寧茲役之鉅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著
爲客且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無所用之豈土膏與古殊
哉水利不興而民無蓄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爲
庾廩其利一國家都燕北乃仰東南爲命緩急不可恃水利興而西北
皆奧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去莊之遙者利相萬矣其利二
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因是可

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利于騎不利于步盡邊地而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少遠募則餉不貲班成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困而戶虛自水田墾而人卒兵伍可取諸土著而足可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史起導漳于鄴鄭國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濱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于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天地曠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驛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地之饒無潮之患東南之勢不與也此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則衆計過也墾田之用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怨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民自爲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者安所恃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命役則吾懼民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千萬金而捐之溪壑往者膠萊之役可驗已吾以爲可不專官而集事者鼂錯之議實邊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惡也懸其所甚欲與

其所甚惡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郡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藉諸部因爲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略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爲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得官者必爭赴此矣又爲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赴矣又爲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千畝者賞何墾萬畝者賞何督撫覈奏而賞之與陳功等赴敵之與鬭田安危異也而謂不爭赴此者否矣如是十年之後水利可興其半迺後以其半之入而募民民必就之此與捐內帑而民怨功相萬也客曰若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于此矣

呂公光洵曰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于軍旅在東南莫重于稅賦而蘇淞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利漸堙有

司者既不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能自出力隨宜修治遂至于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先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實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伏蒙皇上憐其疾苦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飢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傒民復告飢又將何以應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以爲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常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爲五事仰伺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二曰修圩岸以固横流三曰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

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旱卑者其田常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旣于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繇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瀦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松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大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于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堙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江㴬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濬白泖港幷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靑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

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何謂修圩岸以固横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潴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于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搏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常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僑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説多可採行臣常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歳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歳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歳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多則田自固雖有淋潦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于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壠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于低田而已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

平原流入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沮洳成陸歲修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宜便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口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法自淞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于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已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

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于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于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費不過三四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歲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四十萬他日流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也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

嘗仰稽先朝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于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國家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勑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略之宜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僨事者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淞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堯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緡等面議可否皆以爲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上聞然臣猶有二慮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于旁撓功

多毀于垂成臣竊見上流喉咽之地淤澱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于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常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呂光洵再疏曰臣照得蘇松水利乃國家財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該臣奏乞修理節該二部題奉欽依咨劄到臣依奉會委松江府同知靳學顔常州府通判黃瀞蘇州府嘉定縣知縣張重分詣原議應濬河港及應造閘堰等處地方逐一查勘得太倉州常熟崑山等縣七鴉浦白茅塘等港凡三十二所鹽鐵許浦等閘凡一十五所工費繁大俱應官

爲開造其新港等河凡三百九十七所大小雙塘等堰壩凡三十八所工費差小俱應民自開造石浦等河凡八十七所工費大小不等俱應官民合力開濬江陰縣桃花港青浦縣通坡塘艾祁浦金壇縣赤岡白塔等河俱堙塞已甚勢不容緩且工費易集隨各委官督率開濬見底功成其餘各縣相應疏治之處雖一時未能驟集而各官查勘已明凡地形高下之宜源流分合之勢古今通塞之因大小緩急之序興作考驗之方延袤深淺之度與夫地方之多寡力役之難易工費之輕重人情之趨背咸著圖冊較然可考矣其累歲積逋如原派導河夫銀及存留撥剩各項銀米撫按司府州縣及各衙門贓贖罪罰與夫應解錢糧堪以那借久爲豪猾所得者不啻數千餘萬已經委官清查造冊各有可稽之數若使有司諸臣奉公體國按籍而行之則底績之期可指日而待也而議者或以旱潦相仍公私俱匱不宜興作此皆習于玩愒未睹利害之原也夫旱潦相仍正由水利湮廢若復因循不治則旱潦之災日甚一日而東南之民終無安飽之期矣且臣愚計本欲量度緩急

順其時勢而漸爲之卽如今歲災侵民窮則量發在官糧米募民不能自食者開濬支河因寓賑施之法若二三幹河則稍候年豐追理逋賦大集財力然后治之隨事撙便而不併役於一旦此無不可爲之時也其所役之人各因其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鄉卽役一鄉之民利在一縣卽役一縣之民利及傍縣者則傍縣助之利及傍府者則傍府助之凡召募工役之費皆官爲會計條畫盡而無追呼拘迫之煩此無不可役之人也若夫疏濬之法又皆因其自然求其故道淺者深之狹者廣之縮者延之使各復其前日之舊而已初非鑿山堙谷壞田園毀廬墓創爲决裂難行之事以拂民之所欲此無不可成之功也夫以無不可爲之時用無不可役之人圖無不可成之功是宜朝議而夕報也而事固有不然者何哉委任責成之道未至耳常稽之故籍自唐宋以來三吳之民咸擅水爲利當時所置治水治田之官多矣至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三吳尤爲重地永樂初迎水溢爲苗害我成祖文皇帝特命尙書夏原吉治之又遣都御史俞自吉賫水利集以賜原吉其專重

如此在正統時則侍郎周忱治之在景泰天順時則侍郎李景繁都御史崔恭治之在成化弘治時則都御史何鑑治之皆以專任成功至正德時撫臣李充嗣兼理水利亦奉璽書從事故近世治水諸臣惟充嗣最爲有功皆委任責成之效也頃年以來故道漸湮先後建議之臣每以水利爲言幸蒙聖明採擇輒下該部議其可者下之撫臣撫臣下之府縣其議論甚悉行移甚備而府縣有司類多視爲泛常漫不加省卽有加省者亦不過舉一二易行者略加疏治以塞責應令銷繳勘劄而已固未有實意爲民興利祛害以圖久遠之功者言者雖勤亦何益哉近蒙皇上俯納臣言特命撫臣丁汝夔舉行自春徂秋數月之間其廢漸舉已修者咸底成功而未修者亦有端緒三吳千里之內萬民引領企足以望大功之成今汝夔欽陞協管院事不日將趨赴闕廷臣恐離任之後一時有司仍踵故習樂于因循凡應濬之水勘計已明者輒罷而不治而積負宿逋清查在籍者復縱而不理隳垂成之緒廢可期之功不惟臣之微忠無以自效而我皇上勤民重本之意亦壅而不行矣

此臣之所以夙夜拳拳不能自已者也伏望皇上俯念財賦重地特賜
璽書一道專令巡撫都御史查勘該部原題事理及臣委官查勘相應
疏治之處親行相視量其緩急度其時宜計其經費督率官民授以方
略使之如法修治無奪于浮議無急于近功期以三年畢事如果經理
得宜勤勞懋著乞照先臣周忱故事量兼部堂職銜仍留在任督理又
俟堙塞盡闢水無遺利然後不次召用仍責巡按御史每歲親歷工所
檢勘工程及查在事官員分別勤惰通行奏報則事有責成人有定志
玩愒之弊可祛久大之功可致矣

陳公繼宗曰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砧碶不知創始何
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置制使吳潛再置閘于邑之西嶼鄉緣築
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停蓄易洩歲屢弗獲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
等以是閘之病白于部使者遷之于南五十步而近國朝洪武末年邑
民復以不便奏遷于北土石弗堅隨修隨崩有悮灌溉甚久今者老白
于郡太守詢其故答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海潮出于大江而流轉繞丈

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版夾田官莊三橋而達于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紙駱駝二橋閘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河漑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溥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小而狹或石崩而塞或啓閉板閘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滔滔而行閘北之水未及而閘南之潮已退有悞灌漑多矣太守聞其言而嘆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已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遷築于寶祐之舊址焉于是募石工傭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閘每閘闊一丈高若干聯一石梁于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閘各下水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水來則啓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之時皆得灌漑之利而無凶荒之患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急于五谷秀而實穎而栗雖有鑠石流金焚林焦土之亢陽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守公所以汲汲于是閘之遷築者急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説與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

急務焉若灌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鉗盧渠漑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修其業故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盧江太守修築芍陂以漑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臻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漑田九十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漑田一十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漑田當時民受豐穰之利者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升今官廉明愷悌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于凡修廢舉墜之中而尤惓惓于水利之是急者重民命也夫天以民命託之于聖天子聖天子以民命托之于郡太守者民命之所寄也厚民之生壽民之命莫切于衣食衣食之本莫切于農事農事之須莫急于水利則茅洲之還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

姚文灝曰吳地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自海塘作于東南而東南江以徹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自

大司空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良有以也然白茅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必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防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經久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抱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于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于上設導河夫于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于通判陳暐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鼎遂籍一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太倉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有奇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闊如舊而深倍之下闊直塘兩涯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頹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績者然不知三子之榮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于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

嘉靖中汪鋐奏與水利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

窘而陝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爲狼狽謹以水利一事詳爲皇上陳之在
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
有川無非爲水利計耳是故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
以川舍水以澮瀉水其詳于水也如此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于
雨仰栽于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
洫之制隨以亡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
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往
往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爲渠用溉注塡閼之水溉瀉
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
此其跡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也如蒙乞敕陝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
巡撫都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務
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
或爲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爲遂或爲瀦必因地勢之高下
或爲防以止水或爲澮以瀉水或當爲陂或當爲堰考古人已行于昔

者而施之于今求古人已行于彼者而爲之于今此歲積月累不責效于旦夕躬閱熟視不取信于簿書因時制宜不膠執于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成效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也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粱李冰爲蜀守雍江水坳穿二江心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增多至二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澤令黄懋上書請于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其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爲屯田使懋充判官于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于雄莫霸等州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册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眞保等府又有水患如蒙勑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

古人已行之迹著實舉行嚴督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力興修毋阻于浮議毋泥于己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豬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爲災潦不能爲虐而民可聊生矣仰惟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之如父母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生重民命之大節舍此不圖乃至于請給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列國之地當其時干戈俶擾一國之賦自以供一國之用未嘗取給于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卽古之山川今之土地卽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卽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有卓然不可潦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

王圻曰東吳水利在上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止六七所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止十餘所治之之法當先要害先治澱山長橋等處茭蘆壅塞之地導太湖之水先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而又開吳松江幷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洩澱山之水以入海又開白茅許浦七鴉福山等塘港以洩陽城昆承之水注于江注于海又令各縣分督各都圖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導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則瀦者流者兩無阻塞而水利可興矣夫今之談太湖者其利害各半然利卒不勝其害也故亟宜講所治之法而治之之法在節其上流疏其下流鑿溧水石河引之北注而于五堰築壩以擗宣歙池陽九汇之水所以治其上流濬顧浦通吳淞而道之海又濬夏駕北貫吳塘通劉家港而道之海所以治其下流夫上流節下流通宜平成之功可永賴矣而泛濫之患無歲無之則何以故豈治之之法更未盡歟愚嘗問之故老謂天目以東之水既可瀉之錢塘則太湖之水不可于歸安德清之境尋其流派而納之錢塘乎浙江之阻不知始于何時今欲遽通之則傭民力招民怨不

啻如昭明太子之疏此固事之所難爲也若夫節天目以東之水又何憚而不爲乎外此而濬諸浦疏涇港理陸岸禁侵圍夷蘆葦此皆治水之常務所不必言者雖然事有專任則功可責成以五百里之湖水環四大縣間而欲責有分地者治之何怪其補東而失西哉固當宁者所宜究心也

又曰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是歲以河道副使許應逵來董其事出帑金十萬佐修治費及至首濬吳淞後及支幹似有次第成算然開濬未完而故道反塞甚至斷流不一年盡爲平壤豈氣數之偶然人爲之未盡歟

張公汝弼曰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公蘇文忠公言之已詳推之已悉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于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乃是時黃浦未闢有墊溺而無旱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二年之水今年

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
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
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洩水斯便而少潦矣其泥沙湧動隨掘隨漲
者若大興廬亦何益哉此疏導所以水利低鄉也然低鄉之田圩不修
水亦不能自避高鄉之河渠不浚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浚但
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浚河之弊爲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
某河若干及其興工只浚一河或數十里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鍬或
止挑一鍬二鍬而已或推其高壅塡于深窪而已其工將畢卽時星散
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
水既漫孰測其淺深孰見其壩址名曰瀦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
水卽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況黠夫雖多得賂卽放實下手者能幾
人哉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
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
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昧且疏導江流

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吏部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愼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盧奇曰洪武二十六年定各處閘壩陂地引水可灌田畝以利農民者時常督理疏濬如有河水橫流泛濫損壞房屋田地禾稼者須要設法隄防止遏所用木石等項官司支用務在農隙興工毋妨民業如水患急于民又宜隨時修築以禦之二十七年勅諭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淋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勿妄興工掊尅吾民又遣監生及舉人林分請督率修治水利

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泰戲山歷代嵉等州縣東流經眞定府南至武邑縣合章水又東北至分河口入運河天順成化間屢決晉州紫城口東鹿深州受水患弘治二年發軍民築堤嘉靖九年決眞定城西行順天保定撫臣修築大小舊隄

桑乾河發源馬邑之金龍池百斛湧泉逶東南至盧溝會于天津北達宣府之保安州本元運道保安而西直達大同之古定橋皆可舟行中

有二山石端險大約水程七百二十七里陸止八十八里
胡良河在涿州自拒馬河分流至通州東入于渾河琉璃河在良鄉縣
自磁家務發源潛流地中至良鄉亦入渾河水勢洶湧工力難施二河
下流沙壅各四五里流濬甚易嘉靖十一年題准該州縣官每于四五
月督責修濬
薊州河因國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時有漂沒天順三年乃以
海口新開沽近州之水套沽相值止隔陸地十里遂命鑿通五年淤塞
仍濬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挑嘉靖
中定額夫八千名工部官會同巡按御史及天津兵備督理
昌平河在鞏華城外安濟橋起至通州渡口長一百四十五里中有淤
淺難行者三十里隆慶六年題准量加挑濬幫築隄岸遂成通流
密雲河在縣西有白河故道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會水勢深廣嘉靖
三十四年題于楊家莊築塞新口疏濬故道舟楫通行
天津海口新河長十里餘內王家淺至冀家嵩關係運道每三年兩次

挑空其附近實抵武定香河三縣天津營州前武清五衛幷梁城所額夫一千一百五十四名實役外寫遠府州縣衛所五十處該夫五千七百二十九名每名減半徵銀或四五錢解工部寄庫募夫日給六分計里分工管河官會同天津兵備往來提督挑空泥沙不許推積河邊工完冊報

浙江諸水太湖爲大納杭湖宣歙常鎮六府溪澗港瀆之水以成巨浸注江湖會于海每天雨浸淫水道雍塞長洲崑山諸縣多被渰沒永樂二年乃鑿吳淞南北岸灘塗及濬安亭等浦引湖水由劉家港入海又濬導陽城昆成諸湖水由常熟縣白茆港入江又濬松江府萬家濱至南蹌浦口上接大黃浦引湖泖之水入海弘治七年發民夫二十萬濬吳廣長橋諸茭蘆之地導太湖水散入澱山陽城等湖而開吳松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達海開白茆港幷白魚洪黠魚口洩昆成湖水達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達海開湖州府凄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太湖開常州府百瀆達荊溪之水自西北入太湖開各斗門洩

運河之水由江陰縣入江正德十六年復發軍夫六十餘萬濬白茆港故道起常熟東倉至廟海又改鑿雙廟至海口新河濬尚湖等支河十九道幷吳淞下流常州府烏涇等瀆桃花等港湖州府大錢小梅等河卑上源下委遞相容洩六年濬丹陽至京口驛諸處淤淺會運船避孟瀆風濤之險二十四年題濬臧村以溉金壇湶港以溉武進艾祁通波以溉青浦顧浦吳塘以溉嘉定又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同港支河淤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隆慶三年復問諸海口及湖浦涇瀆浙直交界涇塞五年又通修吳淞江練湖白茆塘隄岸萬曆三年又開黃浦吳江諸涇塞及修浙江海寧海鹽等縣衝壞石塘四年因丹陽一帶運道淺阻議挑復練湖上下幷濬並瀆通江

□□□曰我朝設都水官專治水利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濬范家濱引吳淞入海正統中命巡撫周忱修治吳淞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段及顧會趙屯浦

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莊至分莊七十餘里嘉靖元年巡撫李充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十餘丈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橋口七十里然自澱山湖築圍成田吳松江潮沙湮塞水不通洩每遇霖潦諸水所會即成一壑設旬日不雨則旱暵爲田畝龜折損田逋課無歲無之才智與除之策朝廷治禦之功不可一日不講也

申文定公曰賦稅之源在農事農事之本在水利今與修水利之說大抵濬海口開支河而已而蓄瀦之澤多占于開墾障捍之隄久廢于因循故水漲則無所受而橫溢者四出水至則無所禦而渰沒瀰望急則告荒告病請賑請蠲而朝廷或應或不應則計無所之矣往年周文襄設有塘長與糧長並重意爲此而今置之不問近年田禾被浸職此之由此修圩岸以障水患實急務也

往行

顧公清曰上以蘇松水患爲患命戶部尚書夏公原吉特往疏治八月

遣都御史俞士吉賫水利集賜公使講究極治之法公于是上奏臣奉
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勤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
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江諸郡卽蘇淞最
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
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要法在浚滌
吳淞江諸浦導壅滯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
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
至下浦界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下浦抵上海
縣浦口有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
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至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
大海淤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
北兩岸安亭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淞
江大黃浦乃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丘至南蹌浦口
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

之迹每歲水涸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民爲便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迺息既而有欲千澤于上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文移抵公所公數曰民疲劇矣救死且弗暇况復役乎卽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悟事遂寢錢公溥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然水至吳淞則又分二道而入海蓋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以入海高下既殊旱潦交病然旱爲東北受患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淞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逾百年興言修浚非無其人然或沮于浮議或怵于鉅費因循歲月卒莫能舉稍遇淫雨卽成一壑國賦虧而民艱食矣天順三年都憲崔公奉勅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舉府判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文治之侯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浚必合莫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浦匯

入江計四千丈闊皆十四丈深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及新塲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新華涇塘大磊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貫噫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餘沿江耆耄相與鼓舞而言曰茲江之湮爲吾民病久矣曩時害人者雖兼得利害而訖無成功寧知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是舉也程工而授計口而食民雖勞而不怨則國本垂永之計孰愈于此哉溥松人也且識史事故請書之

楊公循吉曰上臨御之七年爲弘治甲寅乃眷南顧以茲吳浙之間數被水患黎民阻飢思大拯救之爰采廷議特命工部左侍郎徐公貫會同巡撫都御史何公經略其事浚築未便而以其屬員外郎祝君惟貢從行贊畫公深惟大江之南自鎭徂杭膏腴千里而震澤瀦聚其間西納東吐本利非害自壅遏不寧故胸腹受病肆爲災沴然水有上下治亦宜鈞乃率司府僚屬周巡列郡計源求委盡得其利害曲折公乃與巡撫公度地計工當用人二十萬乃足事因創蒇夫之法一甲三人以

其餘爲資給又別給米人一石先食後役措畫孔艱凡在守令無不相
率視效罔敢逸意以是年十二經始嚴神享肅官箴而後即工維蘇之
松陵爲震澤喉襟而吳淞七浦白茆則奔海之大道利溥而治最急者
也乃令張通判是先以萬六千人之長橋疏其竇八十有五又于其外
薙荻之藪九千畝决爲通陂隨流北折而東又以萬五千人開七浦四
十里及鹽鐵尤涇各十餘里又以人八萬開白茆六十里其上曰鮎魚
口者湖流之是出凡四渠爲新開河爲龍潭洪爲白魚洪爲落星港盡
皆疏之悉澈海焉自昔以吳松澱沙浮蕩不可治公按而視之曰此正
三江最要道水下最捷何可已也其地隸松江乃以郝通判希賢率人
四萬五千開其下流凡七十以復江之舊常州之境先是宜興百瀆及
江陰入江諸港歲多湮塞乃以姚通判文瀬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開
港二導運河入江用人亦五萬而吾蘇守史公侯鑿獨以勤劬爲諸郡
先而松守陳遴之常守華延佐咸殫心力以相其事公又以諸瀆不通
則霅霅之水不得入于太湖通而爲之隄則水乘風返游泛濫爲其傍

災其地渐也則以周大參公瑞發之人二萬開樓七十有二作石隄七十里以利湖州之浚西湖利杭又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均修疏並治水以大通而員外郎祇敬公命日無寧居與雷僉憲元芳往來提調兼督防田之事責成尤篤浚治之外岸益高厚大凡是役以丞簿稽工以義民部夫所至頓次舍置井竈時止作薪蒭并給醫藥有備民用是不困而皇上聖德格天霽朗經時人以和通無沾塗樁冒之苦治修不百日而成六郡人士莫不慶以爲上恩洪大粒食茲土遂以公來建丕績惠延無窮歷觀前代致力于斯者非不甚衆然言浮于實或以近效自畫迄無遠謨惟國朝永樂中一治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潮聲奔急衝嚙兩岸洩水益徑則松江開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闊漸倍于昔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松江限于低鄉之東北洩水溢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于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年之間一郡之內旱潦俱見有司欲以上

請實難爲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怨望亦不恤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在乎因其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于出河浦口之內汲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以時啓閉閉則高鄉潮可以到即水不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閘板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利者何由而施之此節蓄以利高鄉疏導之方當于江中甚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蓋其水勢既緩多由蒲葦梗咽漸至淤塞尋尺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視使之流駛則故道不利蓋八十載考之郡誌其時授地調役亦未有若今日之大者則稔歲之臻有不加如前乎哉惟公忠貞博大御之以整暇是以動用夫衆終始晏然所謂社稷大臣臨事決議愈大而愈靖者公其有焉工之畢當作之明年二月雖成未驗既而大雨兼旬水縣長驟流若箭駛雨與昔同而利病懸異然後人之信且喜滋甚卓然巍乎垂宇宙誇古今斯實一代之偉烈不可尚已

徐貫行督治三吳水利謂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

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于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
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浚深闊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
等湖又開吳淞江幷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松江以達于海開
白茆港幷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浦鹽鐵
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漊涇洩天
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
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湮
滯自弘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
弘治八年吳大水國計告乏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勑開濬白茆港水始
有歸繼之者則主政姚公文灝議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濟
迄今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港浦湮塞水始瀦積泛溢議者云必
開白茆港七鴉浦數支河而災至稍可免焉開濬之費浩繁殆難悅以
使民乎至正德初郡守林公廷棉具奏濬之嘉靖初巡撫李公充嗣奉
勅開府太倉又一濬之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時居冱寒不縮不涸

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時乎在掌國計者所當深講也
姚文灝字秀夫號學齋貴溪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僉事嘗爲常州府通判常州水利先諸郡工部侍郎徐公貫奉勅視水浙西君陳興事皆見革施行還朝上君治狀遂有工部之命君既受命亟陳水利六事一曰設導河夫二曰發濟農粟三曰給修閘錢四曰開議水局五曰重農官選六曰專農官任鑿鑿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君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
余肅敏子俊總制三邊在西安府患城中水多苦鹻民以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成化二年又西引潏河之水自丈八頭起修石甃以啓閉撙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民通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基等將至壞城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至今便之爲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決口堰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

之利過者思焉

吳道定字世安河南人成化□□進士歷官副史弘治初年河南民奏開廣濟渠不果行是時公巡鹽河東通勘鹽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糧公曰俸糧吾省利廣渠吾屬利均爲國家利吾兩成之達諸河南撫按後渠成溉農田甚溥正德初廣濟渠通塞不時公因溯流窮源相度地勢直抵五龍口嘆曰使渠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不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失地利耳公遂達諸當道去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另開利人渠曰舊渠如此故失利新渠如此乃得利刁吏百計阻撓往返五年而後渠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國初遶省城東流入河公因幷利人渠遶其南流曰此古蹟也豈可與今利而亡古利哉達諸當道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

胡堯元字廷猷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廣西參政嘗以戶部主事謫高郵州同知州運河故邗溝也水自諸湖入河水下流兼三十六湖之委歲春秋湖水溢害諸田夏冬水涸不可田民苦之乃請倣古人溝

漁之法方一里爲溝渠一丈六尺廣二丈至興化而止河東故有涵洞石匣如法修之以時啓閉旱潦不能災農甚賴焉

胡太守子祺嘗知彭州州故有江都堰秦李冰所鑿渠引江水溉成都諸郡田具與堰壞諸郡田蕪廢前之繼修堰者必伐石鎔鐵費動以萬億計至是堰壞衆難之無敢復言修堰子祺至曰土木可以固豈必鐵石哉爲書白于府轉白省省難之子祺再三言益剴切省乃聞于朝命下省以委子祺而責成焉子祺曰得二千人足矣悉疏決淤塞度所用伐竹爲籠實以沙土又伐木貫籠並緣堰岸江水乃復溉成都諸郡田民大利之子祺書其法于牘以貽後人必修彭州堋口諸堰盡溉彭之田初堰廢井泉隨之竭民苦出負汲十數里堰復民乃復從井汲